

热血军旅特种兵小说《弹痕》前传

只有从第五部队出来的兵，才叫特种兵！

第五部队

纷舞妖姬◎著

整个军界没人会承认第五部队存在过

这是一部描写中国第五特种部队创始人传奇一生的小说，
这是一部贯穿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再现战火飞扬的血之篇章。

请每一个中国军人，牢牢记住那个时代的英雄留给我们的一句话：

宁为战场亡魂，不做亡国之奴！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五部队

② 孤独军营

纷舞妖姬◎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五部队. 2, 孤独军营 / 纷舞妖姬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4. 10
ISBN 978-7-5057-3425-8

I. ①第… II. ①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7431号

书名	第五部队. 2, 孤独军营
作者	纷舞妖姬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 19印张 320千字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425-8
定价	3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四卷

北方的狼

-
- 第四十七章 养天地之正气（上） / 002
第四十八章 养天地之正气（下） / 008
第四十九章 过河小卒 / 017
第五十章 弈棋之道（上） / 019
第五十一章 弈棋之道（下） / 024
第五十二章 战之挽歌（上） / 031
第五十三章 战之挽歌（下） / 035
第五十四章 生命的拐杖（上） / 040
第五十五章 生命的拐杖（中） / 046
第五十六章 生命的拐杖（下） / 052
第五十七章 三间草棚 / 055
第五十八章 大丈夫（上） / 061
第五十九章 大丈夫（中） / 065
第六十章 大丈夫（下） / 073
第六十一章 燃烧的沙漠（上） / 075
第六十二章 燃烧的沙漠（中） / 083
第六十三章 燃烧的沙漠（下） / 092

第五卷

撕破天穹

-
- 第一章 训练 / 102
第二章 命运的宠儿（上） / 105

第三章	命运的宠儿（下） / 109
第四章	情报机关 / 116
第五章	名将之路（上） / 123
第六章	名将之路（中） / 127
第七章	名将之路（下） / 132
第八章	他死，你死 / 140
第九章	是非成败 / 145
第十章	漫天飞舞 / 150
第十一章	非人环境 / 153
第十二章	狙击手的呼吸 / 159
第十三章	死神 / 164
第十四章	军统局掌门人 / 172
第十五章	旅程（上） / 178
第十六章	旅程（下） / 187
第十七章	你是我征服的山峰（上） / 196
第十八章	你是我征服的山峰（下） / 200
第十九章	紫雷（上） / 204
第二十章	紫雷（下） / 212
第二十一章	铿锵人生 / 219
第二十二章	懦夫与英雄 / 224
第二十三章	千面人 / 233
第二十四章	九大刺头（上） / 239
第二十五章	九大刺头（中） / 245
第二十六章	九大刺头（下） / 247
第二十七章	危险任务 / 254
第二十八章	血路（上） / 261
第二十九章	血路（下） / 267
第三十章	樱花武士（上） / 273
第三十一章	樱花武士（下） / 276
第三十二章	死士 / 280
第三十三章	心理平衡 / 286
第三十四章	反戈一击 / 290

北方的狼

—第四卷—



第四十七章 养天地之正气（上）

“我们把手里的武器全部交出去，他们就变卦了，他们是说翻脸就翻脸啊！”

那个飞奔到医院来报信的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会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脸上挂满了汗水甚至是泪水、全身沾满了灰尘、军装被划得东一块西一条的男人，就是追随谢晋元在四行仓库与百倍于己的日军血战四天五夜的战斗英雄。

他一看到谢晋元，就放声哭喊道：“那帮英国佬不许兄弟们返回部队，我听他们的小队长说，英国人要把兄弟们都送到胶州，请我们到那里‘做客’！”

谢晋元怒目圆睁，在轮椅上猛然站起，旋即又重重摔倒在椅子上。听到这个消息，谢晋元只觉得一把铁锤狠狠地砸到了他的胸膛上，直砸得他眼冒金星、双手发颤。谢晋元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终于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问道：“是谁下的命令，史密斯中校呢？”

“不见了，团长你带着营长前脚一走，史密斯后脚就走了，他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会有新的军官来负责接待我们！”

一听到这里，谢晋元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只要史密斯中校一消失，他和英国军方的所有协议、所有事先的口头约定以及和史密斯中校的个人承诺，就全部死无对证。

“新来的是一个叫马飞的少校，是他们军队里的小队长。团长，那个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笑面虎啊，他当着几千上海同胞的面，客客气气、满脸笑容地把兄弟们都请进了军营营房，说是让我们好好休息。等兄弟们手里的武器，连刮胡刀都一起上交出去，并分散到他们营房里的时候，那个马飞立刻就变脸了。他要

我们都老老实实地待在营房里，等待他们的处置，他还警告我们，假如我们敢捣乱、敢弄出什么麻烦的话，守在营房门前架着机关枪的英国部队，就要对我们开枪了！副营长就是看到情况不对，所以想办法联络了几个营房的兄弟，制造了一点儿哗乱，掩护我跳出窗户逃出来，向团长您报信的！”

谢晋元的眼角在不停地跳动，英国军队的这种举动，哪里是“协助”中国军队从租界撤退？让他们这支部队搭乘军车赶往南京，把机关枪架在了军营的门前，这种方法和态度无异于将他带领的这三百多名中国军人当成了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

“立刻带我回去，”谢晋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沉声道，“我要亲自和这位马飞少校好好谈一谈。”

一个小时后，也就是1937年10月31日上午10点钟，大腿上裹着厚重绷带、面容憔悴、眼睛里却闪动着愤怒火焰的谢晋元，坐到了英国军队小队长马飞少校的办公室里。

“对于我国政府对贵部的处理意见，我个人只能说声抱歉，我是个军人，我必须遵守上级的命令，我更有保护英国领土完整、用生命去捍卫英国尊严的天职与义务。”

马飞少校和史密斯中校一样，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更是口口声声把军人的天职与义务挂在嘴边，但是在谢晋元看来，这位马飞少校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更像是个政客。

这个时候谢晋元已经知道，他们这支部队很可能已经成为政治的筹码，或者干脆可以说成是牺牲品。在西方早就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说过，在政治家的血管里，流动的液体都是黑色的。

“我们英国是主张和平、自由与民主的国家，我们尊重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信仰自由。面对两个主权国家的战争，我们一直在强调用谈判的方法和平解决，绝不会动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干涉这样的战争。”

摆着正义的嘴脸，撒着白日见鬼的谎话，马飞少校一直面带自信的微笑看着谢晋元。

马飞少校的确有资格笑，在谢晋元带领的所有部下走出四行仓库，并把手中的武器全部上缴后，他们就成了没有了翅膀的雄鹰，没有了牙齿和利爪的猛虎。就算他们身上的杀气仍在，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致命的武器，更没有了反抗的资

本。他与谢晋元之间的谈判，就好像是一百年前，英国用战舰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为他们赢得了大量白银和开放港口一样，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结局的谈判。

“在这场中日战争中，假如我们帮助贵部穿过租界，无异于公开表示我们英国军队支持中国。一旦失去了中立立场，我们英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的希望——用和平谈判来解决这场中日战争的美好愿意，就会成为泡影。无论是日本军队、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国民，都绝对不会承认一个立场已经发生偏差的国家来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吧？”

马飞少校看着谢晋元，他当真是语出如刀：“我个人认为，就算是你们的国民政府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吧？”

谢晋元张开嘴，可是他的嘴唇不断嚅动，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必须承认，马飞少校真的把他们的国民政府摸透了！

“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份你们政府刚刚颁布的命令，希望我能够向你转达。”马飞少校把一份电报文件放到了谢晋元手边。

这是一份由蒋委员长亲自下达的嘉奖令，它的实际意义很简单，国民政府为了表彰在四行仓库防卫战中奋勇作战的五二四团官兵，给参加了四行仓库防御战的所有官兵都官升一级，谢晋元升职为上校团长，正式升职命令将会在近日下达。

看着这份本来应该是师长孙元良或者是张柏亭师参谋长亲手交给自己的嘉奖令，谢晋元抬起头慢慢地吐出了一口长气，他顿时泪流满面。

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没错，他谢晋元带领的这支部队，在四行仓库和百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了四天五夜，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抗战中所有中国同胞心中的信标。但是……他们毕竟只是一支几百人的小部队，为了实施用领土来换取时间的战略计划，国民政府连东三省都可以舍弃，他们这样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小部队，他区区一个中校副团长，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

这样一份电令，当然是嘉奖令，但是它出现在了马飞少校的办公室里，一个异国军官比谢晋元本人更早知道了这个消息，这就是在提示谢晋元，英国军队的这种决定，很可能已经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允许。他谢晋元和手下三百多个兄弟，已经成了英国的尊严与中立立场所必须付出的牺牲！

这个时候，早已做好舍生取义、马革裹尸准备的谢晋元已泪流满面。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自己应该坚强起来，应该面对马飞少校露出一个平淡的笑容；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他只是泣不成声。

早知道如此，他真的不如带着兄弟们在四行仓库坦坦荡荡地和敌人拼死一战，他真的不如带领所有兄弟在四行仓库的废墟中，手挽着手含笑走向死亡！

一个政府，要出卖自己几个省的土地来换取暂时的和平；一个国家，要出卖自己的军人，要出卖为了国家和民族流血流汗的英雄，来换得另外一个国家的尊严与公正，来换得越来越渺茫的希望！就算到现在，在上海这个城市里，还经常能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门牌。

“恭喜您，谢上校，作为一个少校，我都应该向您举手敬礼呢。”

“哈哈哈……”

谢晋元突然放声狂笑，身为军人，谁不想升职，谁不想加薪，又有谁不希望出人头地？从副团长成为正职团长，别看只是这一步，在权力上已经是一种绝对的跨越。但是这样的升职、这样的跨越，从马飞少校嘴里吐出来的“谢上校”三个字，真是天下最大的讽刺，真是天下最大的笑话，听着这样的讽刺，听着这样的黑色笑话，谢晋元真的不能不笑。

谢晋元放声地笑，他长笑当哭。他在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哭泣，他在为四万万同胞的未来哭泣。

让英雄流血、流汗再流泪，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与无奈。面对这样一个国家，面对这样一个政府，他们这些基层军官空有一腔报国热情；面对历史不可逆转的洪流，他们让自己的生命都为之燃烧而激起的火花，又显得多么渺小！

上午10点45分，谢晋元和马飞少校之间的“谈判”已经结束，而12辆军用卡车，早已驶进了英国军营，停在了关押中国军人的营房前。

三百多名中国军人，连用刺刀狠狠在自己腿上刺了一刀的杨符坚营长，都靠着一根拐杖硬生生地挺立在这支部队的右前方。

所有人都看着谢晋元，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谢晋元通红的双眼和没有擦干的泪痕上。

“我刚刚看到了一份蒋委员长亲自下达的嘉奖令。”谢晋元看着眼前这些士兵，他轻轻吸着气，用怪异的语调说道，“我们因为杀敌有功，打出了军人的尊严，打出了国家的威风，因此蒋委员长电令，我们所有人，都官升一级！”

没有掌声，没有欢呼，所有人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相信无论是谁，在到处都架着机关枪的环境中，突然听到升职的消息，都不会欢呼雀跃，甚至是得意忘形地放声呐喊吧？

“大家也看到停在我们旁边的那12辆军车了吧，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应该搭乘这12辆军车穿过英租界，在摆脱日军的包围后，迅速向南京方向挺进，去参加随时可能爆发的南京会战。不过，现在我们的行程有了变化，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能看得出来，如果他们真的把我们这支把武器都交给他们暂为‘保管’的军队当成客人、当成朋友，他们就绝不会用机关枪对着我们。

“我们要被送到泸西胶州路一个军营，在那里‘临时’做客。在那里我们这些‘客人’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主人要在那里挽留我们这些‘客人’多久，我也不知道。”谢晋元的目光慢慢从在场每一个士兵的脸上掠过，他突然扬起了自己的手臂，放声狂吼道，“不管我们要去哪里，不管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在这里我要大声说，我们是一群早已做好面对死亡准备的军人。我们连战死沙场、马革裹尸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无论未来是什么，它要来就来吧！”

在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谢晋元说得没错，他们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有这么多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还要害怕不可预测的未来？

“现在听我的命令，挺起你们的胸膛！”

谢晋元指着那12辆军用卡车，昂然道：“记住，我们不是战俘，不是降兵，不是面对死亡就屈下双膝向敌人求饶的软蛋！我们手中的武器，不是被敌人缴获了，而是我们接受上级的命令，在得到还会把武器还给我们的承诺后，才把它们交给别人暂时保管的。我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我们是一支打了胜仗又成功突破上万敌人重重包围与封锁的英雄部队！所以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挺起自己的胸膛，抬起自己的头，拿出胜利者的姿态，去面对军营外为我们欢呼，为我们打气的同胞；我要你们所有人，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给那些藏在人群中的日本密探看一看，把他们上万部队死死挡在四行仓库四天五夜的中国军队，究竟是什么样的英雄了得！”

当天上午11点整，在团长谢晋元带领下，三百多名中国勇士登上了那12辆军用卡车。当这12辆载着三百四十多名中国勇士的汽车徐徐驶出英国军营的时候，在公路的两侧，掌声与欢呼声突然如狂风骤雨般地响了起来。

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同胞，就站立在公路两侧，当谢晋元坐在军用卡车里摇下车窗向公路两侧的同胞举手示意的时候，天空中突然落下了由面包、水果、香烟组成的“雨点”。

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到处都是在手中不断飘动的小国旗，到处都是狂热的呐喊，到处都是火一样炽热的尊敬目光，到处都是对着这支小小的车队、对着这一批前途未明的中国勇士弯腰致敬的中国同胞。不知道有多少怀春少女，红着脸跑到了军车下面，她们的眼睛飞快地在车厢里一扫，然后迅速把一封早就准备好的情书塞进了一个她们看得最顺眼的军人手里，然后捂着脸飞快地跑掉了。

“抗日英雄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在这条长长的公路两侧此起彼伏。谢晋元和他的部下，在军车里对着这些热情的同胞，拼命挥动着自己的双手，任由他们的眼泪从自己的眼眶里不停地流淌出来。

在这个时候，看着那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无论是谢晋元，还是他手下带领的所有军人，觉得他们四天五夜的激战，他们一次次险死还生的经历，他们必须面对的未知前途，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

12辆军车终于驶进了最后的目的地。当三百多名中国军人抱着满怀的水果和面包，从军车里跳出，四处张望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

放眼望去，整个“军营”占地数十亩，也称得上是“领土辽阔”了，但是整个营地一片荒凉，地面由于缺乏必要的保养与修缮变得坑坑洼洼，而且到处都是周围居民倾倒在这里的生活垃圾。住房更是简陋得只能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个只能用“难民营”来形容的营地四周，两米多高的铁丝网高架，在大门前还有一小队全副武装的白俄士兵把守，在哨塔上还架设着轻机枪。这里与其说是军营，不如用战俘营来形容更为贴切。

马飞少校就站在谢晋元的身边，和他一起“欣赏”这座孤独的军营，他突然道：“史密斯中校在临走前，请我转告谢上校一句话，他觉得非常可惜，像您这样的英雄，出生在一个软弱的民族，出生在一个不适合的年代。”

“你看到了没有，”谢晋元伸手指着自己的部下，道，“他们都是英雄。请你替我回复史密斯中校一句话，一个民族复兴的起始，必然是英雄辈出！”

第四十八章 养天地之正气（下）

谢晋元病倒了，他当着所有士兵的面，就在早晨进行队列训练的时候，一头栽倒在坚硬的地面上。

当被强行送进医院，躺到医院的病房里时，一直紧皱着眉头的谢晋元却突然笑了。

在他隔壁的病床上，那个正在用一双明亮的眼睛静静盯着他的人，不正是已经一个月没见的雷震吗？怪不得那个可爱的护士小姐在把他送进病房的时候，会偷偷提醒他一定要小心这个“诡异”的病友。

就算全身绑满了绷带，就算他只能老老实实在床上，但是在雷震身上，就是有说不出的彪悍，更散发着足以让任何陌生人退避三舍的危险气息。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和一匹全身野性未消的狼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每天都要被一双发绿的眼睛没有任何掩饰地直勾勾地盯着的时候，都会觉得浑身难受、坐立不安吧！

谢晋元微笑地打招呼道：“抱歉，一直想着来医院探望你，但是身不由己。想不到我这一病，反而完成了这个心愿，倒是有点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意味了。看起来你恢复得相当不错，估计已经快能下床了。”

雷震的眼睛落到了谢晋元的大腿上，他沉默了片刻，道：“可是你看起来却很不好。”

谢晋元的右腿被三八式步枪子弹打穿，这种连摘取弹头的手术都不需要做，也幸运得没有打到骨头的枪伤，只要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再加上静心休养，很快就可以痊愈。可是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谢晋元右腿上的伤看起来比一个月前更严重了，透过新换的绷带，雷震可以清楚地闻到在谢晋元被子弹打伤的右腿上散发出来的血腥的味道。而谢晋元的脸上，更写满了疲惫，就连他眼睛中那炯炯的神采似乎也黯淡了很多。

谢晋元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病房的门就被人撞开了。看着跑得满身是汗、衣服上沾满了尘土、眼睛里噙着泪水的凌维诚，谢晋元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歉意，

是他不顾医生和凌维诚的劝阻，非要离开医院，和所有部下住在了孤军营里。是他每天早晨坚持带领所有人，面向东方进行了他们特殊的升旗仪式后，就开始了严格的队列练习。

只要看看凌维诚身上的泥土和她掌上那没有办法掩饰的擦伤，谢晋元就知道，凌维诚在这一路上，一定是急得心跳过速而两腿发软，不知道重重地摔倒了幾次。而凌维诚眼睛里那悲伤而惶急的眼泪，更在默默提醒着谢晋元，他不仅仅是军人，更是一个丈夫和父亲；他不仅有保家卫国彰显中国军人气度与精神的义务，更有保护自己的妻儿，让她们快乐而幸福生活的天职。

扪心自问，谢晋元承认，他也许算得上是个好军人，但他绝对不是好丈夫，更不是好父亲。

凌维诚就那样呆呆地站在病房门口，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她眼睛里的抱怨、惶急甚至是愤怒，一点点被温柔和关心所替代。直到最后，千言万语化成了句再平常不过的低语：“疼吗？”

谢晋元脸上的表情都凝滞了，过了好半晌，他才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轻声道：“还好，那帮小子们就是太小题大做了，我就是觉得全身软绵绵的没有力气，我想可能我真的是太累了，好好大吃一顿，再蒙上脑袋好好睡上一觉，就又生龙活虎了。”

凌维诚点了点头，她走到谢晋元的病床前，从口袋里取出一块被汗水浸透的手帕，帮谢晋元擦掉了额头上虚浮出来的冷汗。她柔声道：“我先回去准备一下你住院的东西，再把虎子和丫头托给符坚找人看管，等一切都办妥之后，在晚上6点钟以前，我会赶回来的。”

看着凌维诚说完这些话，转身准备走出病房时，谢晋元突然轻唤了一声：“维诚。”

谢晋元轻声道：“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是我谢晋元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你们娘仨。现在我们被扣在了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等于是被流放，不知道什么时候英国人才会放行。”

看着站在病房门口，全身都在轻轻颤抖的妻子，谢晋元低声道：“维诚，你带着两个孩子回广东老家吧，现在就走。在老家我们至少还有十几亩薄田，守着这些田产，也许日子是苦了一点儿，但是你至少不用在这里跟着我担惊受怕。”

说到这里，谢晋元闭上了眼睛，他一字一顿地道：“维诚，你要是真的怪

我，不能原谅我的话，就当我谢晋元已经死了，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爷爷、奶奶，自己趁年轻，再找一个老实能关心你的男人嫁了吧！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怪你，只会为你高兴！”

病房的门，被凌维诚轻轻地关上了，随之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在门外长长的走廊里不断传进来。痛苦而压抑的哽咽，透过那扇并不算厚重的木门，隐隐传到了谢晋元的耳朵里。通过病房前的玻璃窗，静静地看着用手捂着脸、哭着冲出医院大门的妻子，谢晋元真的痴了。

“她是个好女人，”雷震定定地看着谢晋元，突然问道，“我不明白，你明明很在乎她，为什么非要赶走她？”

“我和维诚是在学堂认识的，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刚刚从农村走出来的土小子，可是她却不嫌弃我，顶着她家里的反对坚持和我交往。每天中午我都是一个人躲在校园后面的小树林里，啃我娘烙的玉米饼子，她发现后每天都在那片小树林里陪着我，硬是用她手里的勺子，把她饭盒里的菜，塞进我的嘴里。她就是那种既关心我，又不会让我的自尊受伤的好女孩。这种感觉，我谢晋元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就是在那片小树林里，我暗暗发誓，如果维诚真的嫁了我、跟了我，我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哪怕我死了，也绝不能让人欺负她！”

雷震第一次在谢晋元的眼睛里看到了几丝温柔，在这个时候，谢晋元大概又想到了学堂后面的那片小树林，想到了那个带着一脸温柔、手里还捏着一只小勺的女孩了吧？

谢晋元低声道：“你看看我的现状吧，说实在的，我现在是够风光了。每天都有上万人跑到我们孤军营那儿，为的就是见我一面，聆听我的训话。记者更是成群结队地往我们那里钻，听说在一周前，著名剧作家田汉和陈白尘两位先生，竟然在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就联手创作并排练出舞台剧《八百壮士》，并于三天前正式公演。我被夸成了盖世英雄，就连冒死给我们送国旗的杨惠敏也被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番。现在国民政府不但给我升了职，还给我颁发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我们驻扎在胶州的这三百多名军人，更被誉为‘上海这个孤岛上的灿烂明珠’！”

“看起来我们是够风光了，但是我们被英国当局扣押，什么时候能离开，谁也说不准。现在南京保卫战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们的最高领袖在上海保卫战中，把希望放到了英美诸国的干涉和调停上，而在南京保卫战中看出，他老

人家之所以要拼死抵抗，似乎又计划着支撑一定时日，先等到云南的援军赶到，又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到苏联的出兵干涉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当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又怎么可能为了我们这样一支小部队，而冒着得罪‘友邦’的危险，和英国政府交涉？”

雷震的眼睛里缓缓扬起了一丝同情，虽然谢晋元说的很多东西，他都听不懂，也无法理解，但是他现在已经渐渐明白，在谢晋元一片风光的背后，背负的是太过沉重的无奈。一个被限制了自由，不能继续在战场上驰骋的战斗英雄，和一只被锁进笼子里的老虎、一只被绑住翅膀的雄鹰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政府小心翼翼，根本不敢得罪这些‘友邦’，可是日本人却不会客气。”

谢晋元低声回答道：“日本人对我们这批人恨之入骨，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四五批日本侨民跑到我们的军营里闹事，甚至有人怀里装着炸药包，喊着天皇万岁，试图冲进营房和兄弟们同归于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军方更是不停地向工部局提出抗议，吵着要英国人把我们这批‘战犯’引渡到虹口租界，接受他们日本人的‘审判’。我们的政府忍气吞声，日本军方咄咄逼人，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是我们这批‘盖世英雄’太有名，有名得让工部局必须考虑上海各界民众的反应，可能我们早已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雷震轻轻皱起了眉头，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谢晋元面对的局面，竟然已经到了这种九死一生的境地！

谢晋元霍然转头，他盯着雷震，用沙哑的嗓音说：“雷震，你说，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还能让我的妻儿留在孤军营里，去面对我们不可预测的危险？”

雷震沉默了片刻，沉声道：“逃，有机会就带着所有人一起逃！”

“到了今时今日，你以为我还有机会逃吗？”

谢晋元的脸上满是苦涩的笑容：“我们身上被披了这么多光环，加了这么多英雄的称号，你觉得我们还可能在全国公众的注视下当彻头彻尾的逃兵吗？你见过胸前戴着青天白日勋章，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就带着所有部下，为了一己之安危，放弃自己阵地的指挥官吗？不止是你，几天前，一群上海市的爱国士绅，找到我后，就提出让我带领所有部下，化装分批潜逃，在出了租界后重新集结，返回大部队的建议。说实话，我当时真的很心动，但是我却只能告诉他们，我谢晋元是堂堂正正地带着部下走进了这个军营的，我就得堂堂正正地带着他们走出去！怎么样，听起来我是不是很光荣，是不是很高尚，是不是很伟大？”

“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尚，为了表达出我的决心，我甚至还写了一个座右铭，把它挂在了自己的屋子里。”

迎着雷震平静的目光，谢晋元一字一顿地吟出了他的座右铭道：“养天地之正气，发古今之完人！”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气势，更是让人心里生出高山仰止感觉的誓言。但是，又有谁能听得出来，在这两句话的背后隐藏的浓浓的苦涩？

谢晋元走到这一步，绝不能单纯地再用军人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他已经被名誉、期盼，还有国民政府刻意宣传打造出来的“盖世英雄”称号卡在了这片绝地当中，再也没有办法挣扎，只能被动地等待命运之神对他和他的三百多位手下最后的判决。

如果说这就是成为“英雄”必须付出的代价，雷震绝对不会要！

“英雄。英雄！英雄？”

在嘴里反复品味着这个词，谢晋元突然问道：“雷震，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英雄？”

雷震摇了摇头，在他心里，英雄在有些时候真的可以和傻瓜画等号。

“英雄，可以是出身草莽，可以有令人羡慕的身世，也可以是罪犯、小偷、骗子，在他们手中，可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但是他们却可以用自身的魅力，把身边的每个人凝聚到自己周围。在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在面对最大的困境，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时候，英雄身上必须要散发出自信的光芒，引导自己和身边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找到正确的方向，走向成功的道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绝对没有资格成为英雄！”

说到这里，谢晋元笑了：“现在我已经是‘盖世英雄’了，所以，我必须信心百倍，我必须在面对困境时，坚强得无懈可击，让我身边的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可以信赖的，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放心追随的人。就算我已经被‘英雄’的光环罩住了，再也没有办法挣扎，我也得强挤出笑脸。明明我腿上的伤越发严重了，我还得每天早晨6点钟，不管风吹雨打，准时出现在操场上，吹响集合的哨子，带领我的部下一起进行操练。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早晨，当我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竟然产生了一丝不能自抑的快乐……我终于病倒了，我终于可以不再理会这些让我头痛、早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问题，我可以躺在舒适的房间里，抱着温暖的被子，好好地睡上一觉，享受一下难得的安静了。”